

近日，财联社记者独家获悉，已经两次延期的“中粮信托·有机产业投资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有机1号”）将于2019年1月13日到期；截至目前，中粮信托仍未就该项目所持有的黑龙江阿妈牧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黑龙江牧场”）股权转让退出问题与融资方或第三人达成协议。此前，项目存续期内，黑龙江牧场曾尝试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收购等多种手段募集资金，但均以失败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机1号成立不到2个月时，黑龙江牧场就成为了失信被执行人。据最高院裁判文书网，2016年2月26日，深圳市罗湖区法院曾对该公司执行仲裁裁决，而“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财联社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自2017年中以来，黑龙江牧场已处于资金链断裂的状态。2013年起，该公司投入大量资源建设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境内的内蒙古阿妈牧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内蒙古牧场”），由于后续贷款资金未到位，融资渠道萎缩等原因，上述项目至今未完工；受此影响，黑龙江牧场生产经营亦陷入停顿。

国内某中型信托公司高管告诉记者，农业企业存在生物资产难以监控，企业经营靠天吃饭，产业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等问题，在风控方面应该设置更高的标准。

老司机翻车？

信托股权项目大多通过私募基金代投，有机1号也不例外。记者掌握的一份材料显示，有机1号的资金投向为“用于投资深圳明诚有机农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明诚基金”），而明诚基金的资金投向则是黑龙江牧场的股权。

需要指出的是，明诚基金是由深圳市明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明诚”）管理的一只私募基金，深圳明诚是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同时也是中粮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上述信托公司高管称，股权项目一般都由基金代投，原因在于基金公司团队更加专业。

根据中粮信托2016年1月发布的成立公告及记者掌握的其他文件，有机1号实际募集资金7050万元，其中投资人认购的优先级信托6550万元，黑龙江牧场实际控制人符彦君认购了500万元劣后级。接近中粮信托的内部人士表示，有机1号采取了直销与代销结合的方式，中粮信托直销客户与三方客户均参与了认购。项目成立后，有机1号出资6750万元发起成立了明诚基金，后者斥资收购了黑龙江牧场24.1789%的股份。公开工商信息显示，2016年2月5日，黑龙江牧场6位自然人股东退出了股东名录，同时新增股东明诚基金。

在有机1号之前，中粮信托即已广泛涉足农业金融。中粮信托官网介绍，其计划打

造“有产业特色的金融股权投资管理平台、农业金融服务平台和财务管理平台”。过去数年间，该公司农业类信托项目在发行规模、发行数量方面均实现了稳步增长。2016年8月，中粮信托总经理辛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经过6年的探索，中粮信托以农业金融为主的战略走得更加坚定”。在推介材料与多份文件中，中粮信托也多有标榜自身在农业金融领域的“专业性”。

然而，市场云谲波诡，“老司机”也有判断失据的时候。记者掌握的材料显示，有机1号原定运作期限为24个月，并约定了3种退出方式，一是存续期内，随时应黑龙江牧场实控人符彦君要求向其或其指定第三方转让股权；二是到期后，若黑龙江牧场未达到对赌要求或触发违约，明诚基金有权要求符彦君或其指定第三方受让股权；三是上述两种方式失败时，明诚基金直接向第三方转让股权，股权价格采用公允价格。

但是最终，三种退出方式均未实现。中粮信托官网分别于2017年12月及2018年7月两次挂出延期公告。虽然中粮信托方面“向投资标的推荐了大量的商业合作机会和融资对接机构……寻找了若干投资机构、产业机构围绕投资标的进行了股权退出、新增投资的深入洽谈，但由于各种原因未实现成功退出”。

小马拉大车

事后看来，中粮信托方面对于项目风险的低估可能是项目迟迟不能退出的原因。

记者掌握的多份材料显示，资金链断裂之前，黑龙江牧场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其主营业务为东北民猪养殖。该公司业务涵盖有机肥生产、农作物种植、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屠宰分割、肉食品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与冷链配送全产业链。2012年，在突泉县招商引资下，内蒙古牧场成立。该公司计划投资3.5亿元，在突泉县循环经济园区内建成一个50万头生猪养殖屠宰加工一体的生产基地。

2017年，一家名为上海智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机构曾计划帮助黑龙江牧场及内蒙古牧场在新三板与主板实现上市。根据当时该公司编制的一份材料，黑龙江牧场2014年营收4.97亿元，净利润5233万元；2015年5.57亿元，净利润5541万元，总资产10.34亿元，净资产4.25亿元。如此体量，要支出3.5亿元投资是否稍显激进？知情人士称，内蒙古牧场得到了建设银行的支持；建设银行许诺放贷4亿元支持工程建设，实际放款2亿元。

财联社记者目前尚无法证实上述贷款数额的真实性。但从公开信息来看，建设银行牡丹江分行与黑龙江牧场、内蒙古牧场目前正就多笔贷款对簿公堂。中国庭审公开网显示，2018年6月4日，建行牡丹江分行诉黑龙江牧场、符彦君、于晶莉借款合同案在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涉及借款金额1527万元。天眼查APP显示，建

行牡丹江分行还曾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黑龙江高院起诉内蒙古牧场、北京中富至坤投资有限公司、符彦君与于晶莉。同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也显示，2016年8月25日，符彦君、庞冬、北京中富至坤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合计5197万股黑龙江牧场股权质押给了建行牡丹江分行。

内蒙古牧场的工程建设从2013年开始，至今仍未完成。裁判文书网显示，该工程的一位施工方曾将内蒙古牧场诉至突泉县人民法院。这份判决时间为2018年9月的文书提及，内蒙古牧场工程总价款为2.0996亿元，实际已支付1.87亿元，占工程总造价的90%。目前，工程全部处于未完工、未交工状态，工程没有进行决算，工程质量也未经验收。

上述知情人士还称，由于内蒙古牧场项目使黑龙江牧场背负了沉重债务，因此后者不得不挪用日常经营资金来偿还银行利息并维持工程建设。事实上，早在2016年初，即有机1号成立不久之时，黑龙江牧场旗下多个企业就因拖欠工人工资被诉至法院。一份判决时间为2018年7月的裁判文书显示，2016年5月至11月间，57名劳动者因内蒙古牧场拖欠工资向突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涉及工资69万余元。2016年12月，哈尔滨阿妈牧场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在某劳动争议纠纷中辩称，“阿妈牧场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的情形，因为阿妈牧场经营困难，在融资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发放薪水，并非恶意拖欠”。

有机1号原定存续时间为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在项目成立不久之时，阿妈牧场就已然“经营困难”，中粮信托方面是否在管理报告中披露了相关信息？又是否预见到相关风险？内蒙古牧场建设始于2013年，时间早在有机1号成立之前，中粮信托方面对于这个投资总额接近黑龙江牧场净资产的项目又持有何种态度？

对此，财联社记者曾致电中粮信托并向其发送采访提纲，并曾尝试联系黑龙江牧场及建设银行黑龙江分行，但截至本文刊发时，上述公司尚未作出回应。

关于该项目的后续进展，财联社记者将持续关注。

本文源自财联社

更多精彩资讯，请来金融界网站(www.jrj.com.cn)